

李佩：湍流卷不走的大先生

本书通过睿智的观察和真实的笔触描摹了那些逐渐逝去的文化名人，还原那些熟悉而陌生的大先生，从细微处窥探他们的品格，思索过往的时代。透过他们，你可以追溯历史的源流，捕捉到中国渐渐远去的过往，在忙慌的当下找到生活的启迪。

在她狭小的客厅里，那个腿都有些歪的灰色布沙发，60年间承受过不同年代各色大人物各种体积的身体。钱学森、钱三强、周培源、白春礼、朱清时、饶毅、施一公……都曾是个沙发的客人。

但是有时人来得多了，甭管多大的官儿，都得坐小马扎。

她曾跑遍半个地球，见过清末民初的辫子、日本人的刀、美国的摩天大楼，以及中国百年的起伏。

一生都是时间的敌人。70多岁学电脑，近80岁还在给博士生上课。晚年的她用十多年，开设了600多场央视“百家讲坛”还早、还高规格的“中关村大讲坛”。

没人能数得清，中科院的老科学家，有多少是她的学生。甚至在学术圈里，从香港给她带东西，只用提“中关村的李佩先生”，她就能收到。她的“邮差”之多、级别之高，令人惊叹。

在钱学森的追悼会上，有一条专门铺设的院士通道，裹着长长的白围巾的李佩被“理所当然”“舍我其谁”地请在这条道上，有人评价这个只有几十斤重的瘦小老太太“比院士还院士”。

她被称作“中科院最美的玫瑰”“中关村的明灯”“年轻的老年人”。

“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”

这位百岁老人的住所，就像她本人一样，颇有些年岁和绵长的掌故。

中关村科源社区的13、14、15号楼被称为“特楼”，那里集中居住了一批新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奠基者：包括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九名院士、第一批254位学部委员中的32位以及23位“两弹一星”功勋奖章获得者中的八位。钱学森、钱三强、何泽慧、郭永怀、赵九章、顾准、王淦昌、杨嘉墀、贝时璋等人都曾在这里居住。

李佩先生60年不变的家，就像中关村的一座孤岛。这座岛上，曾经还有大名鼎鼎的郭永怀先生。

郭永怀李佩夫妇带着女儿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国，是钱学森邀请的。钱学森在1956年

数次致信郭永怀：“请你到中国科学院的力学研究所来工作，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你的‘办公室’，是一间朝南的在二楼的房间，淡绿色的窗帘，望出去是一排松树。”“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‘挂了号’，自然是到力学所来，快来，快来！”

回国后，郭永怀在力学所担任副所长，李佩在中科院做外事工作。直至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第二天，郭永怀和好友一起开心地喝酒，李佩才意识到什么。

1968年10月3日，郭永怀再次来到青海试验基地，为中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从事试验前的准备工作。12月4日，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后，他在当晚急忙到兰州乘飞机回北京。5日凌晨6时左右，飞机在西郊机场降落时失事。

当时飞机上十几个人，只有一个人幸存。他回忆说，在飞机开始剧烈晃动的时候，他听到一个人大喊：“我的公文包！”后来的事情就不记得了。

在烧焦的尸体中有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，当人们费力地把他们分开时，才发现两具尸体的胸部中间，一个保密公文包完好无损。最后，确认这两个人是59岁的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。

郭永怀曾在大学开设过没几个人听得懂的湍流学课程，而当时失去丈夫的李佩正经历着人生最大的湍流。

据力学所的同事回忆，得知噩耗的李佩极其镇静，几乎没说一句话。那个晚上李佩完全醒着。她躺在床上几乎没有任何动作，偶然发出轻轻的叹息，克制到令人心痛。

郭永怀走后22天，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。

后来，李佩将郭永怀的骨灰从八宝山烈士公墓请了出来，埋葬在中科院力学所内的郭永怀雕塑下面。同时，李佩还将一同牺牲的警卫员牟方东的部分骨灰，也安放在雕塑下面。

此后的几十年里，李佩先生几乎从不提起“老郭的死”，没人说得清她承受了怎样的痛苦。只是，她有时会呆呆地站在阳台上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。

更大的生活湍流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，唯一的女儿



李佩

郭芹病逝了。没人看到当时近八旬的李佩先生流过眼泪。老人默默收藏着女儿小时候玩的能眨眼睛的布娃娃。几天后，她像平常一样，又拎着收录机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英语课去了，只是声音沙哑。

“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重重的努力。”李佩的老朋友、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同事颜基义先生，用米兰·昆德拉的这句名言形容李佩先生。

1999年9月18日，李佩坐在人民大会堂，国家授予23位科学家“两弹一星”功勋奖章。郭永怀先生是23位“两弹一星”元勋中唯一的烈士。

李佩回家后，女儿郭芹的朋友们都嚷着来她家看“那坨大金子”。该奖章直径八厘米，用99.8%的纯金铸造，重515克——大家感慨，“确实沉得吓人”。

四年后，李佩托一个到合肥的朋友，把这枚奖章捐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。时任校长朱清时打开箱子时，十分感动。

钱、年龄对她而言，都只是一个数字

这个经历过风浪的女性，在那个年代做了很多“打擦边球”的事，有的甚至是“提着脑袋”在干。

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，李佩就向学生介绍美国大学招收研究生的办法，鼓励大家申请自费留学。

“文革”刚刚结束，人才匮乏，李佩就找到那些曾被打成“右派”甚至进过监狱的英语人才，从事教学工作。事实证明，她的眼光很准。她请出山的“右派”许孟雄，是邓小平同志1979年1月出访美国时英文文件的把关人。

她还和李政道一起推动了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项目，帮助国内第一批自费留学生走出国门。到1988年该项目结束时，美国76所优秀大学接

收了915名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。当时没有托福、GRE考试，李佩先生就自己出题，李政道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选录学生。

1987年，李佩退休了，她高兴地说，坐公交车可以免费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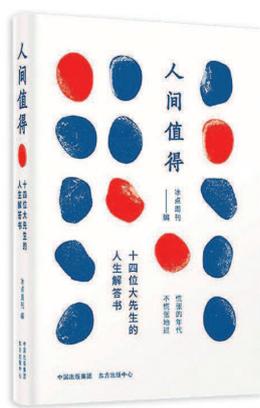
可她没有一天休息，她接着给博士生上英语课，一直上到80来岁。

中国科学院大学党委副书记马石庄是李佩博士英语班上的学生。如今，他在大小场合发言、讲课，都是站着的。他说，这是跟李佩先生学的，“李先生70多岁在讲台上给博士生讲几个小时的课，从来没有坐过，连靠着讲台站的姿势都没有”。

他说，他一生中遇到过很多好老师，但“我见过的最伟大的老师是李先生”。李先生传授的不仅是知识，而且是“人学”，人格的完善。如果一个教育者只是传授知识，那无非是“从小硬盘变成了大硬盘”。

在马石庄眼里，李先生是真正的“大家闺秀”。她在北京大学念书，北平沦陷后，她从天津搭运煤的船到香港，再辗转越南，进入云南西南联大。她在日本人的轰炸中求学。

她曾作为中国代表，参加巴黎的第一次世界工联大会和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。她和郭永怀放弃美国三层的小洋楼，回国上船时把汽车送给最后一个给他们送行的人。



《人间值得：十四位大先生的人生解答书》

冰点周刊编

东方出版中心出版

“他们这代人回国为的是什么？她一生对教育的关心，对国家命运的关心，不是今天的我们能完全理解的。”马石庄说。

多年的交往中，他感觉这个老太太淡定极了，从没有慌慌张张、一丁点邈邈的时候。“一个人从战火中走出来，经历过无数次政治运动，走过大半个地球，中年丧夫，老年丧女，还有什么能让她‘不淡定’‘不沉静’？”

“100年里，我们所见的书本上的大人物，李佩先生不但见过，而且一起生活过、共事过，她见过太多的是是非非、潮起潮落。钱、年龄对她而言，都只是一个数字。一个连孤独都不惧怕的人，还惧怕死亡吗？”

马石庄说，老人从没跟学校提过一件私人的事儿。

只有一次，老太太给马石庄打电话，说“有一件私人的事求学校”。马石庄心里一咯噔，李先生从没开过口啊！

原来，李先生住的楼后面有一间锁了很久、没人用的平房，李佩希望学校把钥匙给她，她想给小区老人收拾出一个读书看报下棋的地方。

“李先生一辈子哪里有过私人的事儿！”马石庄感慨。

他不喜欢用“玫瑰”这样的词形容李佩先生，“太太太花哨了，李先生是永远微笑着迎接明天的人”。



《陈独秀与近代中国》

祝彦著

人民出版社

2020年4月出版

定价：66.00元

本书既有专业性很强的论文，也有普及性的文章；既有长达一万多字的长文，也有两三千字的短评；既涉及陈独秀青少年时期及其早期革命活动和政治主张，也包括陈独秀晚年的思想与政治见解；史料和史论兼重。总之，本书涵盖陈独秀的基本生平 and 思想活动，能让读者对陈独秀有一个全景式的了解。

发行业务电话：010-65257256 65136418 邮购地址：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（100706）邮购电话：010-65250042 65289539 网址：
www.peoplepress.net